



八旬天子古六帝

高清宗全十功記略

兩平準部

一征回疆

兩掃金川

一靖臺灣

一定安南

一降緬甸

一服廓爾喀

一收西南苗

乾隆帝御容



四代曾孫予一人



3 0475 3657 2

小說香妃

調寄西江月

春融晝長夜短，流光似水如梭。著書遣興笑呵呵，走逕浪遊無我。

詞
素好搜羅軼事，暇閱西域兵戈。將軍獻俘進嬌娥，釀成六宮。
自古香軀罕有，天生尤物奇卓。官家嬖寵起風波，不測飛災難躲。

堪歎聖慈明睿，毅然賜死姣魔。小說哀豔有足多，請看造因結果。

西江月罷接連開書話說王湘綸之烈女傳還有春冰室野乘等書所記香妃事及目下新劇所演香妃恨都說香妃對於乾隆帝極端反對誓不相從歸齊抗節而死但以事實考查這件事簡直有些不對怎麼呢因聽父老講說香妃入宮數年始封貴人繼封容嬪到了乾隆三十三年又晉封容妃死後葬裕陵（高宗之陵）旁欄以外邊地之上今竟有人說宣武門外南下窪子陶然亭東北土坡上的香塚硬說是香妃之墓還管將塚旁立的小碣所題甚麼「浩浩愁茫茫短歌終明月缺鬱鬱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香魂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爲蝴蝶」

香妃

一

居鑿載入清倅演義書內。不想以太平天子之愛妃，當時因被讒而死，帝必使喪葬彷彿。且富有四海，何處不可採取吉地，築建佳城，安能埋於南下窪子叢葬之下呢？所葬香塚或是富家之妾，富家亦不致沒有埋葬之地。不然就是妓女總之香妃自有墳墓，埋不到南下窪子之地。且香妃曾受封典，列入妃位，並非抗節而死，這可並非著者杜撰。胡謬而令回子營禮拜，寺內尚有御賜碑文，可按論到香妃生時圓明園建有西域碉堡樓房，名爲大西洋、小西洋。今與北京之父老談及，尙能道其真象。而南海里當時亦建有回部官室樓閣，爲香妃娛樂之所。且下的新華門樓，即當時的賽月樓，俗稱望家樓。樓內係繪一部回疆街市官室風景，望家樓對過長安街南鑿對望家樓，地名回子營，建有回部高樓巍然矗立，直上雲霄。工程之特出，殊爲罕有。樓身上下，統刻回經回子營內，建有殿宇碑樓，營內所居之回回，皆屬旗籍。均有錢糧俸祿，婦女頭上分梳兩鬟，中戴小紅帽，一項俗稱紅帽回，以顯優異。此項回人，當先皆從香妃所來，遂奉特旨賞入旗籍。因清制無論回族不能入旗，即鑿入塞會至三旗，且有大功於國，不能抬入旗籍，便是滿人下五旗，抬入上三旗看。

着彷彿不要緊。其實非有特別功勳，不得抬旗。如和珅官至極品，翊贊樞垣爲乾隆帝所信，任然始終無抬旗之賞。至其子尚固倫、十公主方由正紅滿。抬入正白滿至歲時間。曾左李諸公爲中興柱石之臣。厥功甚偉。平定粵匪。粵匪是當年所稱。而谷司稱爲僥幸神聖。夠多僕夫的功劳。然始終並未抬入旗籍。其餘漢軍旗人。如徐桐等。入閣拜相者甚多。而捨入滿洲旗者罕有。以此看來。足見抬入旗籍一層。不但是容易。然而香妃若非列入妃位。確授封典。其從人皆屬叛回。俘虜至京焉。有奉旨賈入旗籍之理論。到香妃之死。却由謠言所致。因妃當日得寵。莫與比倫。陪龍伴駕。乾隆帝時刻不離。自得香妃他宮幾無幸御。一班后妃因妬生恨。遂於太后前合謀進讒。百般傾陷。香妃之賜帛實爲后妃宮人所讒。並非揀節而死。十年前著者曾遇二十二姓杜。自言其先祖諱士元。精於雕刻諸美術。當乾隆間得貴人提薦。受高宗特賞。遂得供奉內廷。上元素本讀書能詩。善繪。暇習刻工。始初只以雕刻圖章。日久工精。藝經金石。資木無物不刻。又能以其畫理詩情。幽妙曲折。一切運用於雕刻之事。且間作小詩詞及筆記小品。皆斐文可觀。自其供奉內廷。凡宮中秘事。便記錄於冊。

所記之事，係屬當年實錄。因年深日久，惜皆散失。惟中有香妃一節，尙未遺落。然與世所傳者，則尤不同。杜君曾與著者言之，時因聞之奇，輒以筆記之。今因編著香妃小說，頗獲其用，可謂無巧不成書矣。這些閒言不必多表。從此書歸正傳，却說乾隆三十四年，將軍兆惠出征回部，將庫車和闐葉爾羌阿克蘇喀什噶爾諸城全行占領，掃清回部。然後查點俘虜回人，先將幾名婦女押在後帳，親自查點了一番。正在查點之際，忽聞一股馨香之氣深入鼻裡，兆惠正自納悶，帳內只有一幫俘虜回人，香從何來？旁有隨員告知，係小和卓木（和卓木是回語，譯作漢文就是聖裔之意），妻子身有異香。回部人皆稱爲香妃。今也被虜在內，兆惠聽了，猛然想起前接軍機大臣和珅字寄，內有平定回部，勿令小和卓木妻子香妃有損，事關上意，至囑勿違等語。兆惠本是武夫，也猜不透其中奧意，但有軍機字寄，只好遵照辦理。即將香妃並其貼身四個婢女特別優待，並派幹員格外嚴加看守，恐其暗行搃志。一面分佈軍將守護諸城，一面與愛隆阿等一班領兵大臣聯銜奏捷，紅旗報到京師。乾隆帝見奏大喜，遂命陝甘總督楊應琚籌辦回疆善後事宜，令兆惠等班師回京。一面

頒詔天下。宣告外藩。武功大定。舉朝稱賀。這都不必多表。單說兆惠接到班師諭旨。奉讀甫畢。跟着又有內總管奏太監密信一封。展開一看。內稱主上聞小和卓木霍集占妻子體有異。香傳言出於天然。主上以爲難免。薰蕕造作。欲一觀其人。望將軍獻俘來京。沿途妥爲保護。勿令稍有損傷。是爲至要。兆惠看畢。也不了然。其中有什麼道理。但既連接朝貴要函。皇上注意如此。惟有加意保全。因此對於香妃。諸處留心。百般優待。只是香妃被虜後。總想尋死滅活。鬧個不了終天不飲不食。兆惠恐他預傷身軀。担当不起。遂私下賄買四婢。給以金珠珍寶。令其設法勸解。並誑說小和卓木其實未死。因在巴達克被擒。恰有清營索去解送京師。已奉旨發往木蘭。爲獵戶長効力贖罪。不久仍可赦回。故土香妃聽說其夫未死。將信將疑。因霍集占被殺。香妃並未目覩。於是詢問四婢。四婢受賄。便從旁代爲遮掩。也說小和卓木沒死。香妃始信爲實。既有一線希望。漸漸進了飲食。每日三餐。兆惠令由四婢伺候烹飪。以免不潔。香妃凡有指派。兆惠不敢少違。雖然被俘。事倒也如意。又經四婢時時勸解。香妃方安然就範。兆惠特備駝轎五乘。爲香妃及四婢乘坐。所有被俘同人均令

隨從香妃作伴。以悅其意。以外另派提督中軍統帶舒明。〔此人即本社同志郭君仲華之曾祖。因護送香妃獲罪。由一等子降爲三等男爵。〕率親兵五百名。隨同保衛諸事辦妥。等著楊應琚派員到來。遂將一切公務交清。方才拔隊起程。一路之上。按點休歇。恐怕行走迫促。有傷香妃玉體。精心用意。保衛來京。行了月餘。果然張途無恙。到得京師。到京的這天。釐溝橋地方早已搭起黃幄。御帳旌旗法駕。排列帳前。原來乾隆帝御駕親迎。舉行郊勞典禮。兆惠等一班將帥。領着大隊前進。距橋不遠。早望見皇帝率領文武百官。立在橋頭等候。兆惠等趕緊下馬。遂把隊伍紮住。整冠束帶。走過橋頭。趕行數步。至駕前。帝遂與兆惠行抱見禮。〔真體面。〕禮畢。兆惠復叩謝。未想乾隆帝用手扶起。說了許多慰勞的話。其餘諸將照例跪請聖安。不必多表。於是帝升入御帳。兆惠復率領一班將帥入帳。行禮。遂將肅清回部事宜奏對一番。隨着便。翁大和卓木家眷。令軍士押至帳外獻俘。乾隆帝看了。微微點頭。遂對兆惠說道。罪人不孥。古有明訓。我朝政行寬大。只求其平足矣。況婦女無知。亦遭縲絏。殊屬可憐。應如何加恩。赦宥。俟朕還宮再行旨可也。兆惠遵諭。令軍士將俘虜等。

行摺下。帝遂傳旨封賞功臣。封兆惠爲一等公。賞戴雙眼花翎。賜穿朝馬。並賞御用
搬指。小刀火鑊及金銀珠寶等品。富德封二等侯。愛隆阿。阿里袞等皆封一等伯。其
餘諸將。及在事出力人員。皆加優賞。晉秩有差。大衆謝恩畢。帝遂起駕還宮。兆惠等
也隨在駕後入城。至朝房聽候綸音。天到下午一點。內監傳出諭旨。令諸大臣各回
府第休息。所有俘虜一律加恩赦宥。交理藩院嚴行看管。另有旨。皇太后欲看霍集
占妻子。着暫留養宮中。欽此。兆惠等見了旨意。遂即退出。飭令所有軍隊各回原地。
駐紮聽候調遣。分派已畢。各歸府邸休息。出征萬里。得勝而歸。一班將帥。封爵受賞。
到得家內。自然舉家稱慶。親戚故舊。都來賀喜。少不得一面接待親朋。一面出門拜
客。第二領拜和中堂便是大將軍兆惠。也不敢稍有遲緩。其餘如御前大臣。軍機大臣。
大學士。及各王府那一處。都要首先拜謁。誰然歸家。反弄得日無暇晷。這都不必
多表。單說香妃入宮後。內外沸沸揚揚。都說這位回王的妻子。貌極端麗。體有
異香。真是咄咄怪事。回部人民把他喚作香妃。(果然真香名副其實)。聽說他
身軀如馥滿廂。皆香。真是一件奇事。睡沫都是香的。又有人說。香妃到京這天。本

后一定要看，當時送入宮中，還不知皇上怎樣位置呢。你言我語，不謫揣度之詞，其實兆蕙到京這天，獻俘已畢，乾隆帝郊勞事竣，已暗令總管內監將香妃送入圓明園，安置於綠天深處。因當時御駕正住園中，是日先由蘆溝橋還宮，謁太后前請安，並將兆蕙等平定回部還京，及行郊迎典禮稟知，遂即出宮回園，到了晚膳後，帝辦事已畢，方令四名內監領香妃入見，要看看他的身香真僞。內監遵旨，遂引香妃見駕，前導後掖，步上金階，正如微風吹動荷花一般，真個是玉容未近，芳氣先來，既不是花香，又不是粉味，別有一種奇芬異馥，沁入心脾。果然身香如茲，吹氣如蘭。〔這種香人，不過聽說從未一見，要找臭骨頭可有的是。〕徐步走至御座前，乾隆帝舉目細看，見他面如傅粉，豔絕人寰，玉貌仙肌，迥異人間凡豔，只是柳眉微蹙，顯出一種含嗔帶愧的態度，來益發動人憐愛。內監左右挾扶，叫他行禮，他却全然不睬，淚眼瑩瑩，默默不作一語。乾隆帝道：「他生長外疆，不識中朝體制，不必多事苛求。且他乍到京城，人地兩生，難免膽怯，可令他熟悉幾日，自然就曉得禮節了。」說着又撫慰了一番，當時賞下珍珠手串一掛，碧璽如意一柄，遂令內監帶下，並囑咐小心。

苟候不許有違其意。香妃聽了也不叩謝。內監不敢強令謝恩。只有遵照旨意。遂將香妃領回。次日乾隆帝獨召和珅入內。遂問道：霍集占抗命數載。無所逃罪。其婦被辱。業經下旨赦宥。朕因愛其端麗而又尚武。聞其能馳馬射箭。深恰朕懷。朕已納爲妃。外間亦有議論。壓和珅奏道：罪婦爲奴。本是我國成例。香妃沒入掖廷。並無違例可言。外間並無議論。乾隆帝道：雖然如此。只是該婦思鄉心切。不能俯從朕意。又當如何呢。和珅奏道：香妃蒙恩赦罪。又承格外抬舉。感激不遑。焉敢故違。上意不過乍到我國。人地皆生。不能盡解愁腸思鄉之念。在所難免。但婦女水性楊花。只能令其事事如心。他自然回心轉意。所謂此間樂。當然不思蜀矣。主上可於園中建造回部街市樓閣碉堡宮室及禮拜寺。回子房並於街市兩旁點設回部地景。如鋪面幌子。陳列種種器皿。擺設各項貨攤。種植花菓樹木。盡仿回疆風景。使妃逍遙其內。宛如置身故鄉。奴才會聞妃在回部常住。阿克蘇城兆惠在該城駐軍。經年城內形勢景物。當然知悉。聖上可令兆惠繪具圖說。恭呈御覽。然後按圖修建。必能唯妙唯肖。至於飲食起居。一切均可聽其自由。所有僕從不妨統用回人。即我宮女內監。凡在妃

宮廬差均一律禁食豬肉。以便順從妃意。如此加恩優遇。妃亦解人。妾得不思報主之恩。囉奴才以爲軟化之法。莫過於此。是否有當。伏乞主上裁奪。乾隆帝聽罷。微笑點頭。遂令和珅退下。次日便令兆惠將阿蘇克圍城景緻繪圖。以進飭令工部督工按圖修建。工部即派巧手工匠。盡仿回部街市。樓閣碉房官室建築起來。並由理藩院調來俘虜回人。按圖相地帶工。指點何處鑿池。何處築路。何處植樹。何處疊碉宮室樓閣。宜在何處修建。貨攤舖面宜在何處設置。某處應有村莊。某處應造禮拜寺。隨指隨修。這一場建築。真似回疆攝影。煞費經營。工成之後。又於圓明園最勝處。更造離宮一所。離宮中央特築圓樓一座。千雲摘星高直。雲表四角三層。窮極工巧。樓成後。以兩粵總督所進大圓鏡。鑲嵌其中。樓高鏡巨。自遠觀看。宛如皓月當空。並在周圍四角遍綴大小圓鏡。外自樓欄內自梯級。均嵌小圓晶片。明星幾矣。寒光四射。登樓四望。幾疑身在廣寒宮中。又命南府首領妙選女樂三百。分爲三組。上組爲中國樂。即霓裳羽衣奏。清歌妙舞響徹雲霄。中層爲回中樂。即龜茲樂。番篇琵琶。迴腸蕩氣。下層係西洋樂。鐵板銅琶。一經奏起。有金戈鐵馬之聲。不勝令人起舞。至此無

美不備。這是演義。於是選擇吉日。奉香妃入離宮。並下諭旨。封香妃爲貴人。又選年高有德的個人。置於禮拜寺中。另選回族通經婦女陪伴。香妃禮拜祈禱。又派一班宮娥秀女引導。香妃出入遊覽。爲他解釋煩悶。徘徊觀望。宛然置身阿克蘇城中。怎奈香妃仍是情鍾故主。淚洒深宮。數月以來。總是不言不笑。乾隆帝深以爲憂。內監奏某爲帝心腹。見帝納妃之後。聖容時有不愉色。然一日侍帝晚膳。提起香妃之事。時帝因龍心不爽。未免多飲了幾盃酒。遂對朕內監說道。朕待香妃恩寵極矣。體恤優容。無微不至。而彼並無感激之意。終日涕泣思鄉。使朕毫無樂趣。朕三宮六院。盡多美姬。何必獨重一回婦。因想朕自即位以來。六合八荒。無不服從。時至今日。反不能治一虜婦。朕意殊有不怡。爾等若有化導之方。能令其回心轉意。朕必不吝重賞。委太監磕頭奏道。人非木石。孰能無情。以奴才觀之。香妃並非不知感激。皇恩三則。言語未能十分通曉。再者。他從外邦來到中國。舉目無親。諸多隔膜。風俗習慣全不相融。雖蒙皇上優遇。所有起居需用。一切細故。豈能事事如心。且聖上如天之威。誠節至嚴。雖蒙假以詞色。較在回部自由自便。相差天淵。又兼語言不通。他焉敢

胃然言笑呢。奴才揣情度理，香妃默不言笑，料不出以上原因。昨見隨妃所來四婢，皆機警聰敏，既爲妃之貼近，必能得其歡心。奴才前聞妃經四婢勸解，便進飲食，其素日事主之能，可想而知。以奴才愚見，聖上可密召四婢垂詢，香妃所嗜何事，所愛何物，授其所好，以悅其意，大約不難挽回矣。帝聽罷頗以爲然，晚膳之後，遂把四婢召入寢宮，便令裘太監道據爾等所說，足見知趣。只是香妃始終無感激之意，到底是有何原故呢？至尊在上，你等盡管實說。皇上必有重賞。四婢道：大皇帝天恩高厚，香妃豈有不感激之理？但一切服食起居，大處固已完美，至於妃所好者，古玩美術之品，此間尙少陳列。若論到種種細故，缺點亦多。即如前日，妃欲用一白毳披巾，而不可得，竟至垂淚。終日又求一西洋小手鏡，宮中亦無此物。只此兩事，已非習慣所有。以外之事，亦就可想而知了。帝聽至此，微笑道：婦女識見不過如此。據爾等所說，事極易辦。朕著各該管大吏即行購取，不難。即至但爾等姊妹四人，對於香妃務須隨時勸解，勿朕負意。四婢叩頭遵旨。帝遂厚賞四婢，仍令內監領回。四婢謝恩退出時。

已起更諸內監值宿守衛各歸職所。帝遂就寢。一夜無話。次日早朝。飭令內務府大臣行文粵東督臣與澳門十三洋商交易。購其舶來各種上等洋貨五十箱以充圓明園離宮之用。又命回疆駐防大臣購取回人製造諸物即行運送來京。不一月所有西洋各種洋貨回部製造諸品皆先後進來分別送入離宮以便香妃隨時取用。又將大內希世古玩珍寶陳設其中有珊瑚樹兩棵高逾五尺粗如人臂紅潤照人特別鮮豔又有玉花瓶一對高約二尺色白如乳瓶上雕刻人物精緻絕倫又有玉盤一個徑約三尺盤上連有冬菘一本葉綠根白宛然如真又有碧玉甜瓜一枚蒂葉俱全。瓜上一蚱蜢（音窄猛蟲名）蒼頭綠翅色澤天然最出色者爲碧璫連花一朵連帶翠綠荷葉兩片白玉藕一枝並有墨玉掌齋數枚完全係一塊寶玉製成。天生奇珍世間罕有其餘如瑪瑙之碗水晶之盃翡翠之桃皆人間罕見之物並有極大金盃一個金壺一把以備香妃沐浴之用又加上西洋回部購來種種無上之品真是說不完的奇珍異寶道不盡的富貴榮華香妃左顧右盼不覺目眩神迷。揀取諸物細看果然件件可愛事事如意。至此怡然自得四婢遂在妃旁將大皇帝

優容德意。贊述了一番。香妃聽罷，方知皇恩高厚，無以復加。身在故鄉，何有此等待遇。於是漸漸言笑。妃本聰慧絕頂，學習官話，一月盡通。自此晨陪御輦，夜共龍牀。乾隆帝大時，少妃不得大蒙寵幸。每逢皇帝還宮，妃亦隨駕前往。帝恐妃不嫋，禁中儀制，便在南海建築樓閣一座，高大異常。特令供奉杜士元將樓中粉壁，盡繪回部風景，所有裝修隔扇雕刻，回疆花草工緻絕倫。內置綿繡華美，異常御駕。每遇還朝辦事，便令妃居住樓中，且特賜以名曰寶月樓。樓共九楹，前迎三海，後臨街路。每遇歲底，郊天祭廟，聖躬無暇，帝恐妃獨居海中，蕭然寡歡，復動思鄉之念，遂飭工部在外街南建築回部市肆廬舍，並建和闐經樓一座，聳峙巍峨，直冲雲表。製造雄固，鏤精工使。妃憑欄一望，回疆市肆盡在目中。並令隨妃所來之回人聚族而居，且加恩全行拾天旗籍。這就如同旗人的營房一樣，故稱之爲回子營。寶月樓又名望家樓，自民國肇造，樓已改作新華門。原有回子營販片瓦，無存。大約均改建民房，禮拜寺尙在。今已改築縮小，不似當年之豐富了。歷史上的遺跡，尙有御賜漢白玉石巨碑一座，至於圓角方形，矗立街前的圓樓，惜已拆去，無遺。前文表過一番。至此不必

多齋私曰仍說乾隆帝自娶香妃之後春夏秋一年三季皆駐蹕園中與妃形影不離或乘輦遊園或並騎射獵故每屆初春宮車鳳輦已翩然馳至帝爲妃建築蓮華閣閣在湖水中央四圍遍種荷花夏季盛開時翠蓋紅衣一望無際微風徐拂遙聞薰香四射非麝非蘭芳馨馥氣撲人眉宇妃體之香沁人欲醉真是咄咄怪事時羣躉暑炎天帝與妃居蓮華閣內水濱涼爽幾如方丈瀛州紅塵不到妃隨帝撫並坐臨流消受綠天花海故帝駐蹕園中流連忘返每至天寒火冷方始還宮還宮之後便燕居寶珠樓三宮六院弗暇顧寶月樓上陳設古雅御案左右列花如錦屏含梅本仙溫香馥郁每當雪夜嚴寒妃披白狐鑿冠雪花冠憑欄而立宛如凌波仙子樓下供差內監均聞奇香四射不敢仰視時冬令國事紛繁一日帝早朝畢痕宴外藩陪臣去至下午方乘四人肩輿直奔寶月樓而來怡然顧盼見妃憑欄遠眺龍心甚喜即行降輿登樓傳命內侍開宴並令女樂侑酒一時笙歌天半響徹雲霄飲酒之間帝問妃道朕聞妃子舞劍最妙自入宮以來從未一顯長技今值天寒氣爽何不活動一番使朕一開眼界呢香妃笑道舞劍原非韻事且在駕前舞刃實

非所宜，故不敢在至尊駕前現醜。帝笑道：美人舞劍乃是美觀，怎麼反說不韻呢？且劍不離身，正是我滿洲習慣，有何不宜？說着滿斟一盃御酒遞到香妃面前。香妃道：妃子飲此請獻長技，使朕一觀不必推卻了。香妃不敢推辭，雙手接過御酒捧着向天一拱，復回席謝恩已畢。遂即脫下狐氅，取了兩把寶劍，四婢擁護，徐徐走下樓來。此時樓下已滿鋪絨毯，香妃站在絨毯中間，也不攬衣，也不挽袖，面向御駕立了，正便輕輕舞將起來。初時一手一著，一來一往，尙還嬌嬌婷婷，好像蜻蜓點水。燕子穿花一般，仍表示那美人的姿態。後來漸舞漸緊，便看不出他來蹤去跡。兩口寶劍白亮亮，冷森森，好像兩條白蛇，上下盤旋，再舞到妙處，劍光看不見，人也看不清，只見冷氣森森，寒光閃閃，一團白雪，在階前亂滾。乾隆帝喜得眉飛色舞，不由拍掌稱好。香妃舞了半晌，忽而腰不沾塵，滿地翻滾，連翻到東北角上。帝見妃如同喝醉了，翻身益覺好看，正在呆呆觀望，猛見劍光迅掃，形如閃電，只聽哎的一聲響，約有碗大的一株梨樹，已從根底削斷倒將下來。一班女樂內監都嚇了一驚。香妃將身一轉，仍舊翻回翻到地氈中間，雙足一蹠，縱身立起，徐徐收住寶劍，恍如雪堆消盡，現出一個美

人來。（這是點綴）遂輕輕走到樓前，叩上叩首已畢，仍由四婢擁護款步登樓。走到樓上，氣也不喘，面也不紅，頭髮更未有一絲散亂。四婢左右伺候，兩婢接過雙劍，兩婢替他披幣戴冠，然後捧過金盆淨水，使妃洗手淨面已畢。這才慢步至駕前。帝見香妃仍舊衣裳楚楚，笑容可掬，不覺拍案歎賞道：「奇哉！妃子真令朕愛死。」何武鑿之神奇也。遂令香妃坐在駕旁，帝用手摸他身上，仍是香溫玉軟柔媚可憐，就像連一把寶劍都拿不動似的。帝笑道：「妃子是美人姿容，英雄奇技，非有仙骨，胡能至是？」朕願與妃子同保長生，萬歲千秋，永不離異。香妃聽了，不覺黯然言道：「陛下受天麻命，日月無極。臣妾以外邦俘虜蒲柳之姿，荷蒙逾格寵遇，天恩高厚，粉骨難酬。特恐福薄恩重，轉促微生，不能長侍輦側耳。」乾隆帝聞妃之言，以爲他仍舊思念故主，不釋於懷，遂笑道：「朕方與妃子談笑言歡，何事鬱鬱不必憂慮？」俟五年後，妃子若懷念，故土朕必聽妃子自由送汝還鄉。就是了。香妃伏地叩首道：「臣妾身居天朝，陪龍伴駕，享盡榮華富貴，較比故鄉相差天淵。正望恩眷長承，焉有故鄉之想？」頃間所言，自不知從何出此不祥之語。（真是不吉之兆）惟陛下憐而宥之。帝笑道：「水上逢

寒易生悲感。俟一二日國事稍清，當敕羽林整備車騎，乘此冬令馬肥，朕同妃子前
往南苑打圍，一釋幽閼便了。正在談話之際，西域進呈貢品八箱，由內務府奏報前
來。帝令內監搭上寶月樓，遂同香妃按箱開看，其中五光十色都是回部製造諸樣
玩物，精緻絕倫。帝令妃隨意挑取，香妃看了，不覺目眩神迷。各種物品無不可愛，看
了半晌，只挑取一面小圓鏡，晶光透徹，製造精奇。帝看了贊不絕口。惟妃嫌其周圍
鏡框雕刻未工。帝欲順從妃意，即召供奉杜士元入看，欲用象牙、琥珀鑲合而成。框
上刻成故事，鏡背滿用象牙，將某翰林所作寶月樓賦，刻製其上。士元奉命叩頭退出。
當有內監捧着小鏡及應用物料，送至士元寓所。士元展開細閱，寶月樓賦幾五千言，
核計鏡背尺寸，字須小於黍米，方能容受。於是精心刻製，先將全賦刻成，然後
研究揣度，將鏡框四周雕刻漢武帝會西王母、唐玄宗偕葉法善遊月宮故事，鬼斧
神工，世間罕有。製成之後，恭呈御覽。乾隆帝同妃觀看，果然勾心鬥角，極其工巧。香
妃把玩細閱，不由嬌然歡笑。大賞士元之能。乾隆帝見妃歡笑，龍心甚喜，遂賜士元
金帛尺頭等物，並賞御宴一席。食品八盒。士元照例謝恩，不必多表。書要簡斷。乾隆

帝自嬖香妃後縱欲恣情政事亦漸荒怠消息傳入宮中太后雖有所聞只因礙於帝面未肯直言欲俟帝入宮請安時婉言勸戒一番也就罷了不料乾隆帝託言萬機無暇約有半個多月竟未入宮請安因此太后頗爲憂慮俗語嘗說未必先腐而後蟲生乾隆帝宮內原有幾位貴妃素極得寵一旦爲香妃所奪心不能平又見土木奢侈過於奉己十倍益加妬恨只是皇上所喜誰也不敢攔阻且帝自嬖香妃後后妃各宮成年幾無幸御雖能巧言婉諫却也無方施展於是慾憲皇后打算在太后前訴說一番那知太后不問皇后也不敢冒然多語而今太后既有所聞又因乾隆帝久未進宮朝見太后日漸憂慮一班貴妃便乘水下船遂將乾隆帝嬖幸香妃夫興土木述說了一番皇后道皇上戀愛香妃果然有裨聖躬以天子之尊獲享一妃之奉於分有何不可妃若淑和融順忠心侍主正可代兒婦之職兒婦且願以禪翟相讓安敢心懷妬忌妄言是非冒瀆聖母清聽有違皇上德意呢只是該妃胸懷叵測自入宮以來縱欲恣情暴殄天物無所不至皇上百般勸誘不惜國家帑項大興土木之工爲之建築回部街市樓閣盡仿西域風景且令粵東督臣購取外國船

來洋貨又命回疆駐防大臣收賈回人製造諸品以悅其意。該妃漠不關心毫無感激之意。皇上雖費盡心思從不會博他一哂。聞一般內監傳說該妃兇心未化。一股凜冽之氣逼人眉宇。每到風清月白便由腰間掣出兩把匕首舞得渾脫。灑亮寒光嚇人。聖母試想若不設法斷絕。終於至尊不利。禍在腋肘之下。一經發作誰能防之。事關重大。惟乞聖母作主。說罷。落下淚來。於是一班妃嬪順水推舟。你一言我一語都在太后前請示辦法。太后聽了皇后諸妃之言半信半疑。明知自己的皇兒英睿神明。決非懦主。香妃只一外邦虜婦。身入皇宮。臨以天子尊威。雖懷異心。也斷不敢肆然發作。危及至尊。且皇上文韜武畧。自有權衡。更不至爲一婦人所紊。想至此處。又恐皇上爲色所迷。也難免神情顛倒。皇后諸妃所言却也不爲無見。躡躅半晌。遂對皇后言道。汝等不必多慮。余自有辦法就是了。說罷。令皇后諸妃各自還宮。大家遵懿旨退出。各自回宮不表。一夜無話。次日早晨。太后託言染病。傳太醫入慈寧宮請脈。乾隆帝素本大孝。凡太后有言。無不順從。太后喜居暢春園。往年帝於冬季還宮之後。每隔兩三日必親往問安視膳。以盡子職。自嬖香妃以來。形影不離。每天散

朝之後便回寶月樓。諸宮不暇一顧。近已將及一月。未曾入宮請安。這天帝方下朝。聞得太后染病。急忙傳諭駕往慈寧宮問安。御駕到了宮門。當由總管內監奏知太后。太后令皇上入宮。總管內監方引着御駕而進。乾隆帝徐徐行走步到殿中見了聖母。跪安已畢。太后賜坐。乾隆帝謝了座。然後落坐。內監跪進香茗。此時太后坐在臥榻之上。精神顯出不爽。乾隆帝便慰問致病之由。太后道。余病係因日夜憂慮所致。但恐皇上所愛。一旦變出非常。噬臍莫及。當復如何。老身焉得不憂慮致病呢。乾隆帝本來英明。蓋世明知此話。因香妃所發。只是不敢折正。惟有嘵嘵是是而已。太后見帝無話可答。遂又說道。六宮粉黛如花。儘多美女。何必戀戀一虜婦。皇上也未免太自輕了。說着便將乾隆帝小小責備了一番。迫令將香妃急速遣送回鄉。乾隆帝連稱是是。但口雖答應。心裡着實難捨。當時跪安退出。回到寶月樓。照常謙樂遣送香妃。一層早已拋入九霄雲外去了。恍兒過了十餘日。太后見帝並無回稟。詢問宮人都說寶月樓中仍舊歌舞如常。且新從廣東貢來翡翠亭。湖北進來黃鶴亭。浙江獻來鏡湖屏。或用孔雀尾爲瓦。或用大圓鏡鑲嵌其上。四圍滿綴珍珠寶石等。

奇門巧。十色五光。以悅香妃之目。太后聽了。本來就有些煩惱。皇后諸妃又乘火鼓漏錞。你言我語。都請太后設法。以免發生他故。時當十月下旬。恰巧乾隆帝又偕同香妃。帶着羽林侍衛。暗暗到南苑。行了一回圍。這一來爲皇后所知。又在太后前讚。想了一回。太后憂怒交集。只是他秉性慈和。尚不肯立時究問。原欲皇帝入宮朝見時。再行訓戒一番。立令將香妃遣送回鄉。故仍叫皇后諸妃退出。言說自有辦法。不料又過十餘日。帝只託言國政殷繁。萬機待理。不暇他顧。藉此支拖一恍兒。半月之久。竟未入宮。請安。朝見太后。憂思無法。遂使總管內監前往寶月樓。明則問候皇上。起居暗中。查看情形到底。皇上有何要務。竟至不暇。他顧。內監遵懿旨。到了寶月樓。不知體貼慈意。從容探訪。居然口稱奉懿旨。前來見駕。說着便要登樓。大凡內監惡習。本來就好倚勢凌人。這個太監又是慈寧宮的總管。皇太后那邊的近人。既奉懿旨而來。就如同太后親臨一般。寶月樓一班內監。既不敢多言。又不敢攔阻。只好讓他登樓。四五名當值內監。緊在後面跟隨。到得樓上。正趕上香妃在樓上閑坐觀花。忽見一內監走上樓來。看着又不相識。香妃雖在妃嬪之列。從未入居宮中。故不甚

諸宮闈體制。尊卑分位。尙未瞭然。且爲皇帝所嬖。恃寵而驕。又不曉得這內監是太后所使而來。對待殊爲落落。斜靠在輪椅之上。仍舊觀花。不稍瞻顧。總管內監見香妃如此。憤不能平。遂正容言道。啓奏貴妃娘娘。奴才雖卑賤。却是聖母皇太后所使。特問皇上安好。而來乞貴妃娘娘代奏至尊。以便參謁。幸勿將懿旨看輕。奴才擔當不起。香妃見他出言不遜。而且嘵嘵不已。並逼問皇上所在。不由心生煩惱。遂站起身來。說了一句不知道。便手拈鮮花一枝。轉身向內去了。竟把個總管內監氣了個臉兒白。正在呆呆發愣。忽聞履音細碎。樓梯聲響。有少女數人。踱上樓來。身被鮮豔綢服。粉白黛綠。都在十四五歲。美麗異常。見有生人在上翩若驚鴻。轉身退出。復繞樓廊。步入旁門。不知去向。書中代表所來之少女。正是香妃四婢。在海中學坐冰牀。方歸。見有生人不知何故。遂繞樓廊。由旁門入內去了。總管內監正在氣惱不休。也不遑詢問爲誰。然看見這等華麗女子。少不得又加一種妬忌。又見樓內遍懸絲繡品五光十色。備極華美。正面一對時鐘。滿鑲石。適方丁東作響。聲如清磬尾音。聞之心逸氣爽。不覺怒氣全消。亦不知是何珍寶。畧看了一回。心說。皇上不見。一定無

踪。我可不必久待。赶忙回去覆奏太后去吧。回首見幾個當值內監，仍在一旁侍立。都噤若寒蟬，悚然不作一語。總管內監也不睬他，一直下樓而去。回到慈寧宮見了太后，竟說香妃將皇上藏起，不知隱在何處。因他心裡懷恨香妃，又加上許多謠毀，太后聽了自然驚駭異常。不由大怒，忽又回思：奴輩之言不可盡信，仍須從容辦理。一經冒昧體制攸關，非同兒戲。且妃爲皇兒所愛，若遽照家法懲治，亦未免過傷其心。愁思審處，遂下了一道懿旨：只令總管內監將香妃召來，原想詰責一番，初尙無挫折之意。不料總管嫉恨在心，后妃等又乘勢賄以金錢密囑，他設法傾陷，香妃必至戮辱。而後已內監本來就心毒意狠，今既懷恨，香妃又被金錢所使，遂帶領十幾個小太監直奔南海而來。到了寶月樓，竝擁而上。所有寶月樓值班太監及宮娥彩女丫鬟僕婦，都嚇得魂不附體。總管內監到了樓上，便詢問皇上所在。值班太監答稱：聖駕尚未回歸，實不知現在何所。總管聞帝仍未在樓，自料一無所懼，遂肆然放開狗胆闖入內間，乘著皇上不在口稱奉太后懿旨，來召香妃到慈寧宮問話。說著，飭令小太監將香妃擁出，不容分說，硬給扯下樓來。香妃不知事由，驚涕不知所措。

樓上下供差太監並那宮女丫鬟全嚇得驚惶失色。恐怕香妃獲了重咎。大家都株連在內。且聖駕回歸見妃不在。又應如何奏答。若責以不能保護妃身任人掠走。更難免從重治罪。欲行攔阻。又不敢抗違懿旨。事出兩難。一時無主。你看我。我看你。呆呆觀望。誰也不敢招惹是非。眼見得香妃被慈寧宮的一幫內監搶掠而去。不言大家呆呆觀望。却說香妃被衆內監擁簇連攏帶架扶在小轎之上。直往慈寧宮而去。香妃因無端被辱。從未受過這等蹂躪。一路之上痛哭不止。到了慈寧宮已然梨雨花風玉容無主。竟哭得如淚人一般。總管內監先行奏明太后。然後將香妃扶入殿中。此時皇后諸妃皆在太后駕旁侍立。幾名內監手把香妃跪在駕前。太后初見香妃凝神細看。果然玉貌仙肌特別豔美。比上六宮粉黛真個無顏。書說至此。諸位要知贊美香妃不必多說。多說亦說他不盡。反正他那種體面特別好看。非筆墨所能形容。因此著者。灣轉週折。才把香妃真像借到手裡。照製銅版印成像片。列在篇首。以供閱者觀看。閒言打住。却說太后初召香妃。心裡滿懷怒惱。及至見了妃面。看他面白臉蛋。條條身材。亭亭玉立。處處可人。且跪在當面。香氣撲鼻。老太太因愛生憐。

不由轉怒爲喜。竟把詰責之語全拋在九霄雲外。遂婉言詢問回中風土。及入宮始末。香妃仍是抽抽噎噎的哭泣不能奏答一語。太后見他嬌媚可憐。愈加愛惜。料想香妃必是震於傳召之威。嚇得失儀哭泣。或者內監等擅作威福。不知怎樣勒指。故此太后只有憐恤之心。尙無加罪之意。於是令香妃站起。又叫他定了定神。這才詢問皇上所在。香妃回奏。已兩日未見聖駕降臨。太后道。據汝所云。如果是實。那麼仍須究問總管內監。怎麼他說你藏匿皇上呢。皇后在旁聽了。恐太后究出實情。於己大有不利。遂突起跪在太后面前奏道。回婦仇敵之餘心懷叵測。聖駕明明於前日幸寶月樓。給事黃門俱在。可取爲證。該婦竟敢欺瞞聖母。硬說兩日未見聖駕。揣度其情。難免有非常之變。以兒婦的拙見。(按皇后對於太后應稱奴才。自稱兒婦是小說從俗處)。非大索寶月樓不可。該回婦邪謀詭詐。無所不有。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願聖母三思。(按應稱太后皇阿娘)。太后聽了皇后之語。深以爲然。當令香妃明白據實回奏。香妃仍執前說。矢口不移。太后不得已。暫將香妃羈留宮中。派令四名內監嚴行看管。遂率領皇后妃嬪乘坐肩輿。前往寶月樓。親自尋察。一班內監。

前護後擁。衆宮人苑到了寶月樓。太后抬頭一看。見一抹樓閣。盡仿西域景緻。回部宮室風景如在眼前。既上寶月樓。果然瓊宮琳宇。琢月鏤雲。四圍樓廊半懸繡幔。太后憑欄南望。見對面樓房幽雅。臨街一樓。四角方形。高直雲表。巍峨煥翼。尤屬奇觀。太后遂問內監。這是何人住宅。蓋得如此雅緻。內監跪奏道。對面非人住宅。名爲回子營。內中居住的都是隨同香妃所來的回人。一切建築係仿照回部樓房。內有禮拜寺。皇上爲是香妃一經思家。自此望彼回疆街市。盡在目中。故寶月樓又稱望家樓。太后聽罷點了點頭。歎氣道。回妃雖美。然不過一虜婦。何值得這等待遇。曖俗語。嘗說聰明不過帝王。這樣看來。却是聰明反被聰明誤了。皇后在旁便乘間言道。皇上這等恩寵。該回婦應如何激發天良。感恩圖報。方不負皇上一片眷愛之心。不道他心傷舊主。始終不釋於懷。且不肯說出皇上所在。夷德無極。斷難以恩禮感化。若留宮中。後必爲患。惟乞聖母作主。慧哲皇貴妃奏道。何論以後。只言今日皇上究在何處。尙自不知。事關重要。急宜逮捕寶月樓內侍人等。以便根究。請聖母速下懿旨。太后無法。即傳懿旨。徧逮寶月樓內侍。並一般宮娥婢女。嚴行拷問。嚇得大眾如失。

魂魄一般。個個都渾身亂抖。上牙打下牙。顫得不能出語。本來宮裡刑法十分厲害。所用青竹桿打上三五十下。便血肉紛飛。立斃杖下。所以內侍人等被逮。全嚇成傻子一般。太后訊問皇上所在。誰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問到由何日未見聖駕。更是巴巴結結。胡亂奏答。或言五日前。或云三日前。齊說不一。再一斟問。便張口結舌。叩求饒命。太后秉性仁慈。不肯用刑責打。只命徧搜寶月樓。上下全行搜到。也未見皇上蹤影。太后大爲詫異。欲將御前大臣召入詢問。皇后諫阻道。天下不可一日無主。此事暫勿令外臣知道。一經傳播。人心慌亂。非同小可。俟究出實情。再定方策不晚。此時惟有請聖母即回慈寧宮研訊。回妃就是了。太后無法。遂令將寶月樓內監宮婢全行押起。自率皇后諸妃宮人等。打道還宮。到了慈寧宮。即將總管內監召至駕前。問道。你前說香妃將皇上隱匿。究竟有何所見。你要據實說來。以免誤了大事。總管跪奏道。奴才係聽校尉管領說。五日前聖駕由淀園回寶月樓後。未見出來。所以奴才疑是香妃將皇上藏匿。太后可將校尉管領召來垂問。奴才不敢說謊。校尉管領。就是抬轎的內監頭目。皇上在外乘轎。由鑾儀衛應差。一入內廷。便易內監。

太后聽了總管之言。立將校尉管領召來。叩頭已畢。太后問道。你說皇上在寶月樓。未知有何見證。管領跪奏道。五日前聖駕自定園回歸。由神武門換乘小轎。駕幸寶月樓。晚間賜奴才等酒食。奴才等不覺酣醉。至今未見聖駕出來。故想皇上仍在寶月樓內。太后不由吃驚道。如此說來。事果有變了。遂將香妃召至跟前。親自研鞠。究問皇上所在。香妃仍如前者所說。未易一字。太后急得無法。遂令校尉管領當面與香妃對質。本來是內監捏造妄言。下面定好活局。竟要迫人承認。香妃安得不悲憤填胸。故管領話未說完。香妃便面唾其妄道。胡言亂道。竟以血口噴人。良心何在。說罷大哭。太后見香妃在駕前肆口啐人。毫無忌憚。大不敬之罪。殊無可逭。不由赫然震怒。正欲下令刑責。香妃忽止住淚痕。侃侃言道。臣妾國亡家破。早當一死。所以忍辱偷生者。因聞故夫尙在本蘭。欲乘間求大皇帝加恩賜還故土。或得關外尺寸地。爲桑榆之收。終有重圓之望。蒙大皇帝神靈寬宥。曾許五年後放還故土。聽臣妾自由。故此盤桓希望。未肯遽死。不想飛災橫至。聖駕忽迷失無所。竟歸罪臣妾一身。內監血口噴人。使臣妾無以自明。與其屈遭刑戮。何如自行一死。說着手揭衣底掣出

小小手劍一把。奮力自剄。幸兩旁內監手疾眼快。急將他兩手把住。太后及左右人等莫不大驚失色。皇后連忙奏道。回婦包藏禍心。已非一日。今竟在聖母駕前露刃。罪惡萬無可逭。若再容留。勢必重生危害。奴才等不忍見其危及聖躬。請先一死。以免被回婦所累。慧哲皇貴妃泣奏道。奴才等雖不足惜。只是均有丹闡家（滿洲稱娘家爲丹闡）實在担罪不起。於是一班后妃在太后駕前跪了一遍。都泣請太后作主。太后道。你們不必驚慌。都先退出。余自有處分之法。再說聖天子百靈相助。無論他一婦人不能作禍。即使作禍。難說還能累及你等娘家父母兄弟嗎。各放寬心。不必自擾。大眾見太后如此。不敢多言。立時遵旨退出。太后等大眾退出之後。料想勢已至此。無可挽回。不得已。將香妃賜死。派內監押入殿後空室之中。賜鼎勒死。這等地方。不必多表。一經詳述。反覺難過。簡斷捷說。香妃既死。太后令將室門關閉。派內監把門看守。復遣總管出探御駕所在。自禁城以至西苑。蹤跡渺然。宮中擾擾。已一天一宵。竟不知皇上何往。然而乾隆帝果真被香妃所匿嗎。不然。一天一夜不見。可上那裡去了呢。看官既閱前文。太后要將御前大臣召入詢問。皇后諫阻。就知道。

隆乾帝未在寶月樓必有去處。決非香妃隱匿。倘將外臣召入當然一問便知。香妃不是就可以不死了嗎。本來三宮六院許多嬪妃都賴着一人寵幸。一日被香妃所奪。而且寵幸過甚。安得不爲始者所讒呢。（入宮見妃自古皆然）說了半天。那麼乾隆帝倒是上那裡去了呢。原來這日正是冬至第二天。皇上郊天致祭。這次是天壇大祀。御駕親行。頭天著蟒袍補褂入齋宮。在齋宮靜修一夜。次日更換朝衣。登壇上祭。（敬畏之至）上祭已畢。復回齋宮更衣。休息片刻。起駕入城。照例在正陽門鑿券。關帝廟拈香。拈完香。方才還宮。祭祀事竣。整整是兩天一夜。及至回歸。駕幸寶月樓。見樓上樓下。閑寂無聲。此次御駕出行。齋宿本來就有些放心不下。今看現象不佳。心裡不禁吃疑。急忙降輿。登樓。忽見陳設帷幔殘毀殆盡。傳呼內侍。只有一二守門內監跪地磕頭。垂淚不已。帝垂詢香妃何以不在。並問現在何所。內監支吾不能奏答。只是落淚不止。帝正在垂詢不出。龍心焦灼之際。猛聽樓梯聲響。走上一婢。乾隆帝回首一看。原來不是別個。却是香妃貼身第四丫鬟。名喚小榮。素性聰穎。最爲帝所欣愛。因他機警異常。前見來勢不住。即行藏匿。故未被慈寧宮內監所捕。今聞皇

上駕至。急忙跑出跪伏地下。手抱乾隆帝雙足哭個不了。遂將妃主如何被誣。如何被逮。一五一十哭訴了一回。帝聽罷。又驚又惱。但此事關於太后。莫可如何。明知香妃此去凶多吉少。只有隱忍在心。不敢發作。又恐這丫鬟重被宮監所捕。令內侍將他送往十公主府中。暫爲照管。免得再被幽囚。又命隨侍內監入宮探聽了一回。方知香妃確在慈寧宮。但未知生死如何。此時天已初更。帝即傳諭起駕。親赴慈寧宮。書要簡斷。到了慈寧宮。宮門已閉。故例宮門既閉。向不輕啓。必奉特別懿旨方可便宜。當時車駕停在宮門以外。隨駕內監隔門喚道。御駕到了。即欲朝見太后。老佛爺速啓宮門。守門內監不敢擅專。遂即隔門答道。夜啓宮門。向無此例。須奏明太后。老佛爺。敬候懿旨。遼行奴才等不敢擅便。請萬歲寬恕勿罪。帝道甚好。朕不罪爾。爾速奏知太后。勿令朕躬久待。管門內監入宮回。真總管。總管轉奏太后。太后猶豫半晌。道。方今宮廷擾擾。天已入夜。忽道御駕歸來。有何緊要國事。必欲見我。此事須格外小心。萬一有奸人影射詐闕。非同小可。爾須出外看明。果是皇上御駕。然後問明來意。再行回奏。以便酌奪。倘有言語不符。俟天明再行啓門。以防不測。這因爲香妃死

在宮中。天黑夜晚。太后有些胆虛。所以格外慎重。總管遵諭退出。到了宮門裡面。先由門隙竊窺了一回。確是當今萬歲遂隔門傳懿旨道。太后老佛爺問。皇上夤夜至此所爲何事。乾隆帝聽了。遂即降輩言道。朕因郊天回歸。至寶月樓。聞香妃被召入宮。朕恐他秉性過慾。不嫻宮中儀制。得罪聖母。故此朕急趕來。求太后將妃賞還。並無他故。總管道。太后老佛爺以夤夜啓門。有違故例。請皇上暫回皇后宮。明晨懿旨出。再勞聖駕重臨。較爲穩妥。乾隆帝聽了。總管之言。不勝焦灼道。若不啓門。朕便露宿於此。總管惶恐跪請道。皇上萬幾之體。安可輕率若此。此時乾隆帝已垂涕不語。總管見上意悻悻。懼怕他日得重罪。連忙奏道。聖上定要入宮。奴才即請老佛爺下懿旨啓門。就是了。看官要知。乾隆帝雖然大孝。對於太后旨意。不敢稍違。可是與德宗不同。便是太后親信內監。亦不敢得罪皇上。因爲乾隆帝威稜四播。內監皆聞風喪胆。不用說乾隆帝人人懼怕。就是和珅。宮中內監都懼怕他三分。因他爲帝寵信。言無不從。一經得罪。他若指出宮監幾條弊病。奏上一本。內監就尅化不了。輕者交懷刑司監禁。重者難免立斃杖下。所以那時的內監不敢得罪大臣。到了慈禧時代。

可就悔啦。改成大臣懼怕內監了。不用說是大臣便是皇上也惹不了太后駕前的總管。嘆呀。專造足啦。才落得而今如此。這都沒個說頭。不必多表。翻回仍是說書。却說總管趕忙入內。據實奏明太后。並懇啓門。讓御駕進宮。免得在外露宿。太后聽罷。遂由臥榻上坐起。說。嘅。是了。皇上夤夜來此。敢則是惦念香妃呀。怎麼這樣迷而不悟呢。香妃禍水留之終禍我家。三宮六院嬪妃甚多。豈無一二美人。必欲戀戀於虜婦。真等着衾枕之下起兵戎嗎。好好。皇上既要入宮。那麼就破例啓門。請御駕入內便了。總管遵命退下。卽令守門內監開鎖啓門。引導乾隆帝入內。到了太后寢宮。帝見太后自然照例行禮。行禮已畢。遂將郊天齋宿敬謹行禮陳述了一回。太后仰目想了一想道。余竟忘之。原來如此。皇上敬天法祖。社稷之福。但不知天已入夜。皇上來此何爲呢。帝聽了不勝愧赧。然乘太后垂問。便跪詢香妃所在。懇爲賞還。太后大怒道。余尙以爲皇上夤夜入宮。問安來了。那知戀戀一虜婦。時刻不忘。真令人有所不解。該婦貌美心毒。始終以復仇爲念。皇上雖百般寵遇。他何曾知道感恩。包藏禍胎。日夜思謀。皇上迷而不悟焉。知禍在眼前呢。余昨召之來。欲有所詢。以便安慰勸勸。

解。不料他袖出利刃，欲圖不軌。幸被內侍所擒，幽於別室，反覆思索。此事若發交王大臣議罪，體統攸關，反多不便。不得已賜令自盡。屍在殿後空室中。皇上欲看，請自臨觀可也。帝聽罷，如萬箭攢心一般。忍着一腔傷心淚，即行謝恩退出。遂有內監引導，急趨殿後，到了空室。帝三步兩步走入室中，見妃屍橫臥地上，雪膚雲鬢，顏色如生。惟已香消玉殞，帝不覺痛徹於心，撫屍大哭。左右內監莫不感泣。帝哭罷，命將妃屍用錦繡遮蓋，搭入寶月樓殮。照例傳由禮拜寺供差回人敬謹辦理。這原是香妃初入宮時第一要求，始終保全其宗教。蒙乾隆帝當面應許，故帝亦始終不負其意。至喪葬均照國禮，按照貴妃喪制飾終之典，備極優隆。香妃既殮，帝復痛哭了一場，遂命內務府大臣總辦喪儀，不必表。當時王貝勒福晉、命婦公主額駙格格，凡逢迎上意的，皆往叩唁，哭盡哀者。帝輒以尙方珍物賜之。和珅首進哀誄，輓聯大蒙嘉獎。於是詞臣學士皆恭擬哀誄以進，多沐重賞。又徵著名堪輿爲妃探定佳壤，於帝萬年吉地，夸欄以外，山邊之下，建築墳塋。安葬時，帝遣大學士和珅往送。山塋永閑，玉骨長埋。帝不過徒喚奈何而已。諸事已畢，帝復入慈寧宮謝恩。太后此時正因

帝發送香妃過奢。六宮嘖有煩言。恰巧帝來朝見。趁此正好再行訓諭一番。免得再蹈故轍。而爲盛德之累。於是帝跪安已畢。太后賜坐。帝復謝恩落坐。內侍進茶。茶罷。太后從容訓道。皇上受祖宗付託之重。富有四海。臨攝萬邦。誅暴綏服。威震無外。可稱極神聖之治道了。但余聞成湯不邇聲色。周武深戒女戎。太公親誅妲己。漢文盡出宮女。我列祖列宗皆以女色爲至戒。先皇帝在位十三年。何曾有聲色之娛。古今令王未有移情。俘女自穢。盛德者。皇上初理萬機。黜奢淫。崇正道。宵衣肝食。經文緯武。舉國歡欣。萬民樂業。余因以享無上之榮。社稷江山有賴。今乃爲一亡國禍水。顛倒惶惑。竊爲皇上深惜之。然而皇上不悟。老身又有何法。在九五之尊。獲享一妃之奉。本無不可。只是該婦不知感恩。常懷報復。利刃在袖。怨言時聞。皇上寵之。一旦有變。誰能擔此重咎呢。故余傳呼至此。原欲稍加懲勸。以消其亢戾之氣。初未嘗有意督責。不料他出言不遜。在余駕前。胆敢唾內侍之面。左右見其態度非常。向前防制。彼竟出利刃抗拒。設非內侍在前。猛力壓伏。尙不知發生何等危險。皇上不思偏愛之有敵。滅火之可畏。乃亦奔車夜駛。悻然怨老身之多事。太后說至此處。乾隆帝連

忙伏地叩首道。子臣不敢。太后微哂道。此固一時聰明之蔽。迫之使然。然迷途未遠。改過不吝。則日月之食易明。如天之福可復。清心寡欲。恭默思道。自能悟往事之非。願皇上三思之。若皇上仍追念該婦不已。宮闈之內蕭然寡歡。致傷萬幾之體。老身年及七旬。也就毫無生趣了。說罷。落下淚來。帝本聰明睿智。明知太后愛子心切。只爲防患未然。不得已賜死香妃。因感念聖母一片苦衷。不由放聲痛哭。太后亦不禁流涕。適值固倫十公主入內請安。太后與帝方收涕爲笑。當時慈寧宮設宴。與帝破闥。公主下陪宴罷。帝遂暗囑公主。將婢女小榮送還故土。由回疆駐防大臣處撥銀五千兩賞給該婢。以爲養身之資。着交額駙悉心辦理。公主唯唯聽命。(關心如此。可謂無微不至)這事自有和相代爲指畫不必多表。囑畢。帝即謝恩退出。自此乾隆帝深居簡出。養疴園中。時常就在圓明園辦事。每隔五日必朝見太后一次。問安視膳。極盡孝養。香妃一段佳話。至此完結。就作爲收束便了。

後人有詩咏香妃事曰

不諳宮儀寶劍携

雛鬟生長大宛西

香

妃

三七

官家未來花已落

紅顏黃土玉鉤迷

又一詩曰

層樓凝睇鄉心念

舊苑流聞帛血寒

換得明妃歸漢土

天上秋老弔離鸞

附記金少梅之香妃恨

民國九年夏。余赴城南游藝園。觀金少梅演香妃恨。少梅扮香妃。馬桂林扮太后。李伯濤扮乾隆帝。于紫雲扮回王布那敦。(布那敦係霍集占胞兄)譚文玉扮紀曉嵐。于紫仙扮大格格。少梅上場。身著古裝胡服。頗有神彩。城破時被獲。矢志守貞。遂懷利刃以資自衛。至香妃去國時。神色悽愴。衆同民環泣道旁。依依不捨。將亡國慘狀。描寫頗盡。至清軍班師獻妃。乾隆帝賜居別宮。臨幸之際。不惜紓尊降貴。曲意溫存。而香妃對待殊爲落落凜然。獨坐默默無言。迨相逼不堪。乃拔利刃。做出凜然不可犯之色。帝驚駭失措。少梅拔刀時。淺嗔嬌呼。呼該死二字。(此句不甚恰當)乾隆帝既未如願。乃使大格格再三勸誘。安插亦不甚合。此場大格格係于紫仙所扮。

而（大格格亦未表明是某王之女）身着大紅旗衣。行旗禮請。蹲安。繼以大格格勸誘無効。帝遂召將軍兆惠建造回子營。望家樓。以悅妃意。迨妃登樓瞻眺。見回疆景物不覺唏噓。少梅所唱一段反調二簧。殊悲壯可聽。此場既下。太后率衆宮娥內監上唱做皆可觀。至聞香妃懷刃恐生不測。乃乘乾隆帝齋宿之時。召香妃賜死。少梅於此場唱念均佳。至縊死時。做出悲慘情形。令人不忍睹。一段快板。尤爲爽利可聽。至帝聞信。由齋宿馳回一場。做出驚慌失措情形（未免有過火處）。及回宮見妃已玉碎香殞。伯濤哭唱嘆香妃一段。頗盡悲傷之致。全劇廿餘場。文武帶打。念唱皆稱佳作。雖與事實有不合之處。然組織排演。頗費研究云。

香

妃

四〇

鴻聞拔萃第十二期

(每冊定價大洋或角)

編著者 痞公程道一
校對者 李亞武

印 刷 者 一真中外印字行

北京前門外西草廠胡同
路南電話南局五十二號

發行者 關伯臣

總發行所 鴻聞拔萃社

所有版權
必究
翻印

中華民國十年四月再版

龍六七八